



【徐冰與孩子們的「木林森計畫：臺灣」特展】專題之五

生命思維—— 徐冰的藝術家本質探祕

文 黃春秀

展共：2014年3月8日~5月4日

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1樓展廳

一、何謂生命思維？為什麼要用「探祕」這樣的說法？

徐冰是譽滿天下的當代中國藝術家，關於他的創作、他的藝術、他的展覽等等，報導的、解析的、評述的、推崇的文章滿籬滿筐，數不勝數。尤其他的性情直率平易，既不矜持，亦不警扭，總是有問有答、實話實答，所以要了解徐冰的藝術，應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為什麼我這裡卻用上了「探祕」這樣的說法？簡單地說，我試圖探究的是徐冰藝術家的本質，不是徐冰藝術的本質；是對於其人而不是其事的探祕。但更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生命思維」絕對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此四字內涵太廣泛太龐大，它是亙古以來維繫人類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最大力量，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永恆課題。我把它和徐冰的藝術家本質連在一起，因為徐冰確實深透入它內涵的某些面向；但二者之間並不能以等號相連，所以我必須採用探祕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去探索挖掘。

生命思維按字面看就是：針對生命所做各種各樣的思考。然而，生命牽扯到的範圍浩大無邊，從概括性的生命規範來說，有：生老病死的生存定律；精神與物質的並立或對立；自然與人為的抗衡消長；宗教與倫理的感化制約；觀念與行為的隨機取捨等等。或從個別性的生命行徑來說，每一個生命自出生落地，便有不同的時空，遭遇不同的成長環境、教育、家庭、社會、時代等等，而事實上除了這些後天的不同際遇，每一個生命從先天起就各自有異，如同佛家講的，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因、緣、果，所以他隨時隨地、隨事隨物，都要動用思維，考慮如何走下一步。其他還有從宇宙天地或文明演化等等可以做的生命思維。而



徐冰做為一個藝術家，做為一個以創造為前提、以創作為畢生職志的藝術家，他的生命思維是什麼呢？簡單說，豈不就是：情、理、法所纏結構成的生命本體！而基於他的天賦、成長遭遇、氣質性格、環境氛圍等，他選擇了禪，並以禪家所言「直指本心」的方式，刻意而執著地探索生命、思維生命。

二、生命思維是徐冰藝術創作的機動力

徐冰一路走來，不曾放下過「思維」，不曾停止過「思維」。思維是激活他創作動力的活水，不斷更新、持續生長。對徐冰來說，生命思維有兩層涵義：一是他窮究尋思生命的本體，一是他從思維這件事本身獲得源源不絕的生命動力。他在不同場合的專訪裡重複地說：「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一個思想型的人」；「好的藝術家是思想性的人」；「不斷的思考反而讓我有新的想法出現」。對於他第一個驚動世人的創作《天書》，他的解釋是：「給自己一個空間把所有的思維裝進去」，又同時是「對我們思維模式的打破和創作」。所以他不讓思維停滯，而是不斷地突破和更新，就好像他對另一件作品《新英文書法》的說法也同樣是：「我在概念之間做文章，把概念模糊化、打亂，重新有了思維。」而從他的話裡，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伴隨著他的思維產生的現象乃是「顛覆」。顛覆就是衝擊或打破現有的、當前的框架，反轉出另一方向、另一層面的認知。換言之，他每一次的創作都是「對文化內核的逼近，也提供觀者一種衝擊，但衝擊旨在打破現有思維的框架，觸發更多連鎖反應與理解的維度。」

所以徐冰的生命思維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即：反向思維。他大學進的是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版畫系，而讓他一鳴驚人、開啟了享譽世界之窗的《天書》，就是他以反向字型，在4年多的時間裡認真真刻出的4000多個偽漢字。



徐冰大型新作《木林森 - 青綠世界》創作過程工作照



其實單是《天書》這件作品，就傳達出多重意味的反向思維。他非常認真地去做一件非常荒謬的事，這剛開始的出發點就是道道地地的反向思維。至於刻反向字型的字必須具備的反向思考能力；以及徐冰自己說的，「這個作品其實是我特別認真地做了一個什麼都沒說的事兒」的荒誕性；以及他帶有詮釋意味的這段話，「有些人說它是解構的和反文化的，是因為我把整個文字徹底解構了，對文化有一種不尊重和戲弄的態度；但是它在裝置的狀態上，又把書放在一個特別受尊重的位置上，進了展廳以後，大家都會屏住呼吸，大家都很安靜，因為這裡像個祭壇似的。」話裡說的戲弄態度和尊重位置又構成矛盾性。而最有意思的是：它是一本書，它卻讓知識分子不舒服的嘲弄性。徐冰自己說著也覺得好笑：「其實一個文盲看了沒事兒、沒關係，但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不舒服，他看這書死活看不懂。」概言之，他的反向思維讓他開通了人類生命裡無所不在的真和假、實和虛、正和反、理和趣、變幻和不變、玩笑和認真、內在和外形、傳統和現代等等之間的對話，並從這些對話所產生的矛盾和衝突裡破解出生命的意義。這也就是他說的：當你認真和假戲真做到了一個極端的程度，藝術的力量就從這兒開始了。

三、將禪融入生活的實踐者

從數位電腦的影像裡看到徐冰如此自我介紹：「我是徐冰，我是藝術家，現在兼職中央美院的副院長。」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這樣的自我介紹向所未聞，又總是馬上聯想起「愛默生愛說話」（Emerson's note）裡一篇徐冰專訪（2004.8.25）的標題——乾淨簡單而直接。的確，禪家所言的「直指本心」說白了便就是「乾淨簡單直接」。



徐冰大型新作《木林森 - 青綠世界》創作過程工作照





徐冰大型新作《木林森 - 青綠世界》創作過程工作照



徐冰大型新作《木林森 - 青綠世界》創作過程工作照

徐冰認為禪是非常中國的，他在接受〈南方周末〉楊子的專訪時，明白地說：「禪宗比較適合中國人的思維，而且確實比較管用。日本鈴木大拙的書我特別喜歡，尤其是那本很薄的《禪學入門》，出門時我都會帶上。……禪所說的東西就是我想說又說不清楚的東西。」（註1）而在接受日本《美術之窗》總編輯一井建二的專訪時（2012.9.3），他也是這麼說：「確實我的作品是有受到東方的禪的影響。我看了很多鈴木大拙的書。」並且說：「在我看來，禪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是很高的處世的智慧。」

智慧半由天生，半由後天養成。徐冰很幸運的，既天賦有才，又生活在和書一起長大的環境。徐冰曾說：「原來一個藝術家的方法與風格都不是預先計畫的結果，它帶有宿命性。屬於你的風格你不想要也丟不掉，不屬於你的你拼了命也得不到。」他相信宿命，可見他充分感受到上天對他的眷顧。上天的確厚待他，甚至讓他這種隨時隨地處於思維狀態的人親眼目睹9.11事件爆發瞬間，美國那兩座大廈是如何倒塌崩落，讓他直接反應到：「那一瞬間，我知道世界變了。」然後他以倒塌大廈的落塵創作了《何處惹塵埃》這件作品。他用中文在9.11的塵埃中寫上禪宗六祖慧能的禪語「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既是通過虛來安慰真實的世界；又是以最高的禪境表達他對死者的悼念。（註2）可見他得到被譽為美國最高個人獎的「天才獎」（此為俗稱，正式名稱是麥克阿瑟獎）並非偶然，因為他確實具有很高的處世智慧，他的生活就是禪；更遑論他一件件作品都出人意外、非人可及。

確實，徐冰從頭到腳都非常的禪，從他的思維到他的實踐，從他的人到他的創作都飽含禪理、禪意、禪機。譬如他說「許多無意義的東西往往又具有無限的意義」這樣的話；再如他的創作路程是，從做一本無人能懂的《天書》開始，到20多年後卻是做一本普天同文無人不能懂的《地書》（以世界各地通行的廣告標誌做成的圖畫故事書），顯然他愈活用思維，就愈將生命拉脫荒



謬繁難，切換為簡單平易。基於「文如其人」的可信度，一個人的本來面貌從一個人的創作最能看出，此處再以他所作《背後的故事》作例子。他這一系列作品達到的無上空境，可以證明他確實通透了禪的處世智慧。而這一系列作品絕對是，具有高度智商加上高度科學性的精準加上高度人文素養的天才始有可能做得出來。但是他卻似乎把它們僅當做尋常物件一般，用很平常的口氣說：「用手邊的事物，通過光再現的畫。它不是真實的，像是幽靈一般的存在。」（註3）「展覽結束大概就沒了吧！作品只是利用一些磚塊、枯樹枝搭起來的東西，從背後看就知道，大概沒什麼好收藏的。這也如同我說的，美麗的表象之下往往是入目，我要傳達的也就是這個觀念而已。」（註4）他這樣的輕描淡寫，顯然因為他「視重若輕」，而這，豈不又意味著他是生活在處世最高智慧的禪裡邊！再一說，他創作這件作品，還得冒險會落入未完成的處境。因為由磨砂玻璃板的媒質從正面顯示的水墨畫，是它後面彷彿胡亂堆置的枯枝雜草等立體物品構成的空影幻象，實際上這件作品既沒有山水也沒有繪畫。粗心的觀眾往往就忽略了，莫名其妙地看看不堪入目的枯枝雜草而匆匆走過，對於徐冰來說，既然沒有觀眾的互動，作品便不算完成。然而，由光和影、正和反、有和無、美和亂之間的奧妙關係轉換形成虛虛實實、幻幻真真的奇妙現象，豈不也是禪的世界裡追究的內容！藝評家安·威爾遜·勞埃德（Ann Wilson Lloyd）便認為，當祕密揭穿，徐冰所構建的山水畫幻影的本質讓觀眾一目了然，知道藝術家用那些卑微材料來編織影像，是要打破我們此前的認知，乃是「帶著禪宗大師的空靈」。


四、木林森計畫——從生命思維蘊育而成的生命關懷

徐冰說：「藝術家像是作品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傳達體」。他把自己的作品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文字的研究，另一類是和社會現狀有關」。1999年他獲得美國麥克阿瑟獎，理由是「：在書法和版畫上具有原創性、省思、直觀的能力，替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而當記者問他，身為一個創作者為什麼會想回去北京做中央美院的副校長？他的回答是：「這個職務對我的創作影響肯定會有，但是我認為好的藝術家是思想性的人，作品和展覽或許少了，但是感悟、啟發和靈感也許更多。現在我可以更加接近國內的狀況。」（註5）可見他不只是口頭強調「社會性」，他是真正走向社會的人。甚至他作品裡不時浮現的對話和溝通和互動等等特質，也都顯示出他的社會傾向。簡單舉例，他那件用漢字格式寫英文字形的作品，既可叫做「新英文書法」；也可叫做「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這意謂著它既是書法藝術，也是行動藝術。更奇特的是，它不僅是他個人的書法藝術和行動藝術；也接納所有觀眾，成為他們的書法藝術和行動藝術。而這件作品把英文變成了中文，中國人高興；但它也把中文變成了英文，英美人也挺高興。所以觀眾不僅直接與作品對話，觀眾也藉由作品的流動，產生彼此之間的溝通和互動。





徐冰《森林風景畫》

截至目前為止，徐冰最具有社會性的作品，不言而喻，就是「木林森計畫」。木林森的意思清清楚楚，由木而林而森。他呼籲孩子來畫樹、種樹，讓一棵樹增為二棵樹、讓二棵樹增為樹樹相連的大森林；如此，大地充滿綠色，人類生活的環境恢復了生機。這是一件扎扎實實根源於生命、關懷著生命的作品；是「用藝術的方式，提高人們對環境的保護意識」的作品。徐冰曾說：「真正的藝術必須要有創造力、對人類有作用、認真做」；並說，「創造力的來源是對世界的命運和人類命運的關懷」。所以這件「木林森計畫」就是：他將生命思維轉換到一個以環境問題作為主軸，而深切地觸及人類當前生活中共同面臨的生命議題的作品。換言之，「木林森計畫」乃是他從不斷的生命思維中，孕育滋長出來的一種生命關懷。

（本文作者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前研究人員）

註釋

註1 見於《人民網》的〈文娛——藝術大觀〉，2002年11月29日。

註2 此兩種涵義摘自日本《美術之窗》總編輯一井建二的專訪文，2012年9月3日。

註3 見於日本《美術之窗》總編輯一井建二的專訪，2012年9月3日。

註4 網路：愛默生愛說話（Emerson's note）「乾淨簡單而直接——徐冰專訪」，2004年8月25日。

註5 2008年1月15日的《東方早報》，標題是：〈獨立藝術家徐冰 回到令人目眩的中國〉，記者馬俊報導。

